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

主 编 李忠杰

副主编 李 蓉 姚金果



江西省 抗战时期 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下 卷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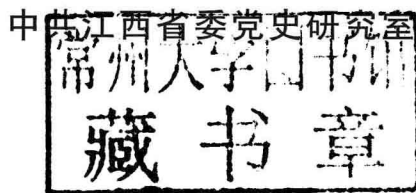
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

主 编 李忠杰

副主编 李 蓉 姚金果

江西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 下卷 ·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日军在赣暴行录

洪城劫难	(411)
瑞昌惨案	(422)
日军祸降德安吴家庄	(424)
日军在德安造成的灾难	(426)
日军在德安聂桥作孽	(429)
日军血洗德安万家岭	(431)
日军在都昌左里地区的暴行	(432)
日军施暴在都昌	(435)
名山衔恨 勿亡国耻	(438)
千年古镇在血与火中呻吟	(441)
日军窜扰新余逃难纪实	(445)
毒染贵溪大岩洞	(448)
日军在袁州的暴行	(449)
血洗丰城 生灵涂炭	(450)
日军在吉水县城的两笔血债	(453)
日军逃经吉水醪桥乡的六天	(455)
日军两次犯泰和十三个乡遭灾	(458)
日军作恶万安罄竹难书	(461)
日军在永新灭绝人性的四十二天	(463)
临川文昌桥的哭泣	(465)
临川小商人万大眼之死	(467)
日军侵占金溪县城的罪行	(470)
日军杀人案板	(471)
壬午年南城沦陷记	(474)
南城罹难记	(476)

日军飞机在南城大轰炸纪实	(478)
南城沦陷期间的见闻	(480)
被日军奸杀的孕妇和被挑死的胎儿	(482)
日军两次攻陷宜黄县城的前前后后	(485)
日军肆虐宜黄玉贤寺	(487)
日军两次入侵宜黄棠阴的暴行	(489)
宜黄通济桥惨案	(491)
日军入侵宜黄梅坊罪行实录	(493)
悲惨的记忆	(495)
血债永不忘	(498)
被日军奸杀的花季少女	(500)

重大惨案

南昌市惨案——日军疯狂大轰炸	(505)
南昌县塘南“七·一八”惨案	(520)
南昌县麻丘镇荷埠惨案	(535)
新建县惨案	(544)
安义县惨案	(551)
日军在进贤县的罪行	(572)
彭泽县惨案	(579)
修水县三都镇惨案	(617)
永修县惨案	(622)
景德镇市惨案	(672)
鹰潭市项家岭惨案	(688)
高安县惨案	(691)
日军血洗奉新县惨案	(717)
南城县惨案	(741)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 (1937—1945)	(765)
---	-------

后记	(796)
-----------------	-------

总后记	(797)
------------------	-------

日军在赣暴行录

洪 城 劫 难

狂轰滥炸

随着中国的抗日烽火愈燃愈烈，日军飞机对南昌城的轰炸也愈来愈频繁。虽然中国守军的防空炮火还击得十分猛烈，但还是无法阻止日机经常侵入市区的上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从1937年8月15日第一次空袭开始，至1939年3月15日，日机对南昌市轰炸达49次之多，投弹2559枚，中弹地点431处，炸毁房屋661栋，震倒房屋1417栋，炸死592人，炸伤745人。

有一天，日军飞行团的大机群出动了。在那鱼肚白般的微弱光线下，惊慌失措的南昌市民，看见许许多多小黑点从天边冒出来，像一大群蚊子密匝匝地直扑南昌城。头一批日机夹着尖锐的呼啸声，从高空俯冲下来，投放了重磅炸弹。异乎寻常的沉重爆炸，摇撼着古城。南昌最富丽堂皇的大明星电影院被炸开了，一块巨大的钢筋水泥块腾空飞到了50米外；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大楼也被炸开了，无数个水泥块像雪崩一样纷纷落在百花洲的东湖内，击得水花飞起。第二批的几十架轰炸机从空中盘旋过来，绕了一个圈，又撕裂一般地狂啸，投下了一串串炸弹。紧接着，一大群小型飞机的机关枪扫开了，上下狂扫，翻着筋斗扫，狞笑着扫。像老鹰追噬小鸡一样追噬着中国人。

“呜——”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几十架日军轰炸机像一群恶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地扑了下来，硕大的炸弹从天而降，在霹雳般的巨响声中，整个南昌一片火海。惊叫声、哭喊声、号叫声撕心裂肺。

1938年8月，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来到南昌的第二天，一大早就遇到日机空袭。她详细地记述了这场空袭的经过——

“当日机来临时，我们坐着的汽车已冲过大桥，驶到离南昌北站1公里处停了下来。大家从汽车上下来，与一些广州兵一起坐在靠近池塘的田野上，眼看着飞机从我们的头顶上直接飞过，在火车站的邻近地区丢下炸弹。接着，日机绕了一个圈子后再次轰炸。浓烟开始从车站上空升起。过了一会儿，中国的高射炮还击了，炮弹的刺耳声尤为恐怖，日本轰炸机的四周出现了团团烟雾……

“日机的狂轰滥炸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城里，越靠近铁路，见到的死者和伤员就越多。车站里传出断断续续的爆炸声，一股巨大的浓烟升到了数百英尺高的天空。这是日本人炸中了某些军火。他们在半径约为1.5公里的范围内投下了近百枚炸弹。铁路穿过的小河两岸净是工人们居住的棚屋。现在，这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死者、伤残者和奄奄一息者，此时的南昌已有一半居民逃离城市，它未能像武汉和广州那样组织起良好的急救服务。此次空袭结束3小时后，伤员还

没有得到彻底妥善的处理。直至今天,这星期天上午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位妇女抱着脸被熏黑的婴儿,死去的丈夫躺在她的脚下,旁边是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在大声哭叫;一位男人手忙脚乱地试图救活他的妻子——她显然不在人们的救援之列,但却仍有一丝呼吸;四肢残缺不全的孩子、母亲和男人。悲哀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心头。一个小男孩趴在他母亲血肉模糊的躯体旁,大声地哭叫着,唯一留给他的是一间木屋。‘你父亲呢?’我问道。‘在前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他回答说。紧挨他的是一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年迈的老太太,她的全家也都被日本人炸死了,现在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而且也无疑将在贫困中悲惨地死去。

“数小时后,当人们被允许接近车站时,情景就显得不那么恐怖了。虽然遍地都是被炸毁的汽车、各种碎片、烧焦的尸体和血水,但是这些受害者已经死了,混乱的现场秩序也已恢复正常。铁路没受损害,火车将在晚上重新通行。日机只炸毁了几百磅军火,可600名平民却为此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他们被炸死或炸伤致残,此外更多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轰,轰轰!”连续的轰炸又开始了,南昌古城再次经受着战火的煎熬。这一天防空警笛拉得迟了一点,许多人还没藏进防空洞和地下室,炸弹就已经冰雹般砸下来了。一个一个闷雷,在云层里滚动,大地在微微地颤抖着。不少人在狂奔中被炸得血肉横飞,惨景不忍目睹。警报还没解除。一位年轻的母亲就发疯地冲到废墟,用淌着鲜血的手在余烬未息的瓦砾中拼命地扒着、扒着,寻找她那躺在摇床上的婴孩。她边扒边大声号叫。那种凄厉的声音令人心底发颤。

“妈妈,你的手!妈妈,给你!”一个四岁多一点的小孩,抱着妈妈那截掉在一旁血淋淋的断臂,在拼命哭着喊着,还想把妈妈叫醒。然而,可怜的妈妈永远也不能回答天真的孩子了。

还有一个妇女被弹片击伤了腿,右脚踝和腿部分开了,只有一块皮连着。但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疼痛,怀里死命搂着被弹片削去了半个脑袋的两周岁男孩。妇女的脸痉挛着,哭哑了的嗓子还在喃喃地呼唤着孩子的乳名。她被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吞噬着。

在省立南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轰炸结束后,一群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们仍尖叫着东奔西窜,残酷的景象把她们震骇得发狂了。她们的黄丽雅老师,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血淋淋的腿飞出室外挂在校园樟树上,鞋子还完好地穿着……

悲惨景象实在太多了,简直不忍陈述。

焦土政策

侵华日军占据南昌后,在南昌城乡肆意纵火,古城和乡村被火和烟织成的巨网烤灼着、笼罩着……

据南昌市档案馆一份档案披露的数字,抗战时期南昌地区财产损失中的房屋

损失：南昌市 35205 栋，南昌县 39942 栋，进贤县 8765 栋，新建县 39596 栋，安义县 8949 栋。江西省档案馆的一份档案材料中记载：“省会所在地南昌市区之建筑物，亦已拆毁四分之三以上，昔日繁华地区均成为废墟”。

这就是劫后的大地，剧痛中的“乐土”！

“通通的呀嘎些(烧)！通通的呀嘎些”，“哈呀古呀戒(快烧)！哈呀古呀戒！”恃强逞威的日军高举着燃烧的火把，见屋就是一把火：烧！烧！烧！侵略军的法西斯口号是：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

有一次，一队日军窜扰新建县樵舍镇，在翠峰寺地区与抗日的西山游击队交了火，日军死伤不少。恼羞成怒的日军，一把火便把藏过游击队的翠峰寺烧得精光。这一队日军还不解恨，下午又窜到赤岗熊村，用汽油点着火把，从村头到村尾，逐家逐户点火燃烧，一个 200 多户的大村庄，全部化为灰烬。在南昌县塘南，不到半天时间，就被日军烧毁房屋 300 多栋。经过血洗的荷埠周村，日军烧房毁屋的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烧毁砖瓦木质结构的老式住房 889 栋，致使这个“荷埠三周当一县”、有街道店铺的大村坊成为废墟一片；连续 6 年，这个村里没有人烟，野草长得齐人头高。

南昌城更是火海一片，沿江路、胡琴街、羊子巷一带烈焰冲天，整整燃烧了六天六夜，所有的建筑物及商店民房都付之一炬，惨不忍睹。从顺化门起，沿着环城马路，到处是瓦砾和断壁颓垣，昔日的歌台舞榭全毁了。在瓦砾堆中东倒西歪躺着不少尸体和头颅。往日最繁荣的中正路、民德路，也是一片冷清，没有人迹。人行道上的树木烧成了黑炭，电线杆也断了，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落在地上。日军为了建立所谓的“军事区”，将铁路、机场、公路等交通要点要道附近五里以内的村庄全都烧光了。老飞机场附近有两个人口均在千余的徐村、谢村，被日军杀害了 1000 余人，尸体纵横，堆积如山。田园屋宇都被焚为废墟，只剩一堆瓦砾焦土。

有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家愤愤地告诉我们：“当年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军阀岳思寅害怕北伐军利用城外居民房屋隐藏和挖地道攻城，下令用水龙头喷射火油，将章江门、惠民门、广润门、德胜门一带的民房纵火焚烧，烧了三天三夜；谁知日本兵比岳逆更猖狂、更恶毒，仗打完了还大肆烧房。日军不但用火油，还用什么化学药水，那种药水倒在门窗上，一沾火星就着，比火油烧得更凶更猛，根本没有办法救，也不敢去救，因为去救火的弄得不好就要搭上性命。”

还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说：“日本兵进城后，没柴烧就拆房子，什么门板、窗户、木梁等等，一车一车往兵营里拉。他们还备有专门拆毁木结构民房的拖车，一栋几十个平方米的房屋，不到半天就拆光了。好好的街道被日本兵毁得到处是碎瓦碎砖，废墟上长满了蓖麻野草。”

日军对烧房毁屋根本不当一回事。或为取暖，或作柴火，或图报复，或为取乐。在猪市街，有一次，几个日本兵信步走入一家酒店，店里一位看家的小伙计只得陪着笑脸迎上前去。“可多莫，酒、鸡子的咪西，慰劳太君大大的。”一个满脸黑

毛的日本兵进门就朝小伙计伸手要吃要喝。小伙计只好壮着胆子,据实告诉日本人:“太君,老板去外地了,我……我是看家的,没有这……”日本兵恼了:“酒的、鸡子的,你的藏到哪里去了?”小伙计怯怯地答:“太君,我是个……穷人,实在是没……没有。”一个日本兵嗷嗷直叫:“哼,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只见他突然从腰间抽出刺刀安在枪头上,猛不防端起枪,嗷嗷直叫,用力向小伙计的肋下刺来。小伙计好在早有戒备,见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捅了过来,他眼快身灵,纵身急忙往旁边一闪。好险!刺刀擦着手臂“嗖”地刺了过去,小伙计躲过了这一刺刀。日本兵用力过猛,踉跄了几步,差点栽倒在地上,气得哇哇狂叫。其他几个日本兵看到同伙的狼狈相,在一旁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小伙计见那个刺他的日本兵红着眼,龇着黄牙,端着刺刀又准备扑上来。他见势不妙,扭头就从后门跑出去,仗着熟门熟路一口气跑出了进贤门。真可谓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日本兵见小伙计跑了,也不追赶,先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遍,值钱的都塞进了衣袋;然后顺手从柜台上取过几盏盛满煤油的灯盏,用力掷破在桌子上、床铺上、柜台上,划火点着。几个日本兵佯装没事出门,拔脚就溜了。一会儿,酒店内火舌乱伸,火星四溅,大火、烟烽同时向天空冲去。酒店彻底烧没了,还祸及了一大片难民居住的棚屋!

血溅洪城

日军进占南昌城的最初几天,是杀人高潮,是大恐怖、大流血的日子。没能逃走的几万苦难同胞,成了奄奄一息、引颈待戮的无罪羔羊,任由日本人宰割。南昌成了鬼蜮之城、恐怖地带。没有一个男人敢说自己活得到明天,没有一个女性敢说自己能保得住贞节。

南昌城失陷当晚,有不少市民避难逃至市郊潮王洲。凶暴残忍、杀红了眼的日军尾随追来,将人群团团包围,然后强逼男人集中在空地上,臂膀与臂膀缚在一起。这时,10多挺机关枪“嗒嗒嗒”扇形扫射,子弹如狂风暴雨一样射在难民身上,几乎无一落空;2000多名无辜的生灵,接受了人世间最残酷的命运。这批逃难人群中的妇女,老的已有60多岁,幼的仅有10来岁,日本兵将她们全部强行押往潮王洲背后的一个村庄里,强令她们自己脱去衣裤,然后对她们强奸轮奸,当场奸死10多人,其余也奄奄一息。

筷子巷有一家,有妇女4人,不甘受辱,同时自尽于一室;凶残的日本兵发现后,将尸体剥去衣裤,用刀撬剝阴部,弃尸户外。中正路布店老板吴家鼎一妻一妾,日本兵逼令吴家鼎脱去妻妾的衣裤,叫女人卧于床上、地下,供他们轮奸,各达17人之多。日本兵轮奸时还强逼吴家鼎站在旁边看着。有200多名没有逃脱的妇女,关在万寿宫内,身上被剥得一丝不挂,日兵一批一批轮流集中奸淫;等到这群妇女被奸得将死未死时,日兵把她们分批缚绑起来,关在屋里,用汽油浇屋浇人,然后放火焚烧。从早到晚,一队接一队的日本兵挨家挨户地搜查,挨家挨户地

强奸，挨家挨户地抢掠，挨家挨户地杀戮。

沿江路赵氏家里遭殃了。南昌警备队抵抗日军时，在赵家门口附近垒了沙袋堡垒，赵家这就被日军定了死罪。日军闯进门后，赵氏一家5口人早已慌成一团，畏缩在里间角落里。“巴嘎！良心大大的坏。”日本兵一拥上前，几刺刀将两个男人捅倒在地，接着将赵氏老伴、儿媳和11岁的孙女像捉羊羔一样往床上、地上一按，扒光衣服就强奸轮奸，然后无耻地哈哈大笑拥出门去；一个矮个子日本兵又跑回来，朝屋内扔了个手榴弹。

在中正桥头吴宗思家里，来势汹汹的日本兵直入屋内，挨门挨户翻箱倒柜。留着看家的吴宗思的61岁老父亲，在大柜子里面缩成一团，被日本兵发现后拖了出来。一伙持枪端刀的日本兵将老人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哈，老头，你狡猾狡猾的。”“金子、花姑娘大大的有？”“老头，快快新交新交（给）的。”老人哪见过这么多凶神恶煞，由于过度的恐惧，早已吓得灵魂出窍，哪还能回话，只是呆呆地站在屋中央，两条腿像打摆子一样直哆嗦。看到老人吓成这样，一个小军官恶作剧地一声令下，几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团团地围住老头，嗷嗷地怪叫着，刀尖欲刺不刺地在老人胸口背部比划着，一直把老人吓得手脚抽筋，两眼翻白，倒地丧命，那帮日本兵才嘻嘻哈哈地出了门。

南昌县第三区罗舍乡24岁的喻洪秀死得更惨。他是被日军的大洋狗活活咬死的。沦陷那年5月的一天上午，喻洪秀悄悄地领着中国军队情报员潜入南昌市区侦察敌情。当他俩甩掉尾巴来到内线家时，正要敲门，听到屋里像是有人厮打和争夺什么，偶尔还夹杂着低声呵斥和女人嘶哑的哭叫。他俩心弦绷紧，血往头上直冲。本来两位青年人想不管，悄悄离开，另找关系完成任务。但青年人的火爆脾气，使他俩无法控制自己了，握着拳头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矮个子日军正呼哧呼哧地抱着一位头发蓬散、衣襟撕破、满脸怒色快要发疯的姑娘，正是他们的内线鲁老板的独生女。

矮个子日军的衣服扔在椅子上，佩戴着中尉军衔。这个日军官听到门响，一回头，看见两个中国人猛扑了上来，他赶紧将姑娘往旁边一推，挥拳过去，冲在前头的喻洪秀没防备好，打了个趔趄，栽倒在地。“巴嘎！巴嘎！”这日军官边回击边大声吼叫。情报员拔出一把短刀，照准对方心口猛力一戳。突然，“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闯进门来，随军官出来的几个日本兵，正在隔壁店铺边搜查边等候作乐的长官，听到军官的呼叫声，争先恐后地跑了过来。情报员见情况不好，赶紧趁日军还没明白什么，忙向刚站起身来的喻洪秀一挥手，打开房门，短刀猛力往打头的日本兵脸上一掷，趁势一个箭步跳出门外，飞快地越过大街，钻进了小巷深处。

日军司令部接到目击士兵报告：“皇军中尉被戮身亡，杀人者一个当场擒获，另一个脸有微麻的主犯逃走，藏匿城内。”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城门增加岗哨，挨家挨户搜索，发现可疑分子一律当场处决。结果当天全南昌城大抓麻子，被枪杀了

七八个。真正的情报员却溜出了城，他脸上的麻子是化装时故意点上去的。

日本兵把已打得奄奄一息的喻洪秀连拖带推，押送到日军司令部。经审讯，日军没有问出什么，就将他手脚捆住固定在树干上。几个日本兵牵过来几条肥壮高大、呼哧呼哧地吐出半尺长舌头的东洋狼狗，然后把手里的皮鞭朝喻洪秀一指，早已熟练的狼狗狂吼着直扑上去，撕咬着光着上身的胸脯和胳膊。喻洪秀开始还能大声地咒骂、呼号，使劲地扭动着鲜血淋漓的身躯，用头去撞击狼狗；不一会，只听他发出几声毛骨悚然的惨叫，就死去了。日本兵几声吆喝口哨，狼狗这才舔着嘴上的血，跑回主人身边。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喻洪秀，被日军强迫做劳役的人抬着扔到了广润门外三圣庙附近的荒地里。

漫无边际的荒野又增加了一个孤魂！无数个这样的孤魂在这片土地上哀号着，游荡着！千年以后，他们的声音还会透过历史的厚墙，震撼我们的心灵！

奸淫妇女

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人民的是浩劫，是灾难，中国的女性则更是不幸，更加悲惨。记住吧，这个罪恶的数字：从1939年至1945年，7年期间，侵华日军在南昌强奸妇女达2万人以上，其中奸后惨遭杀害的17000多人、杀伤的2700多人。在这些被欺凌被污辱的女同胞中，有70多岁的老姬，有七八岁的幼女，有含苞待放的姑娘，有将做母亲的少妇……

淫风刮进了小巷深处，直冲巷尾周连仲家。周家三代同堂，男女老少六口人。南昌沦为地狱的第二天，突然涌进了一群日本兵，领章有黑有黄。“老总，我家没有当兵……”迎上前去的周连仲很客气地说着话，还向打头的军官行了鞠躬礼。谁知鞠下去的脑壳还没抬起，“砰”地就被枪托猛力击了一下，直打得他头破血流，踉踉跄跄倒在地上。随后日军官挥手叫同伙们散开，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屋内屋外搜寻着。一个日本兵突然听见小阁楼角落里动静，连忙招呼他的同伙，哇啦哇啦不停嚷着：“上面有花姑娘的！”

“哈哈哈哈哈……”淫笑声震颤着周家。周连仲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被日本兵像老鹰抓小鸡般，从阁楼上强行拉了下来。眯着淫邪眼睛的日军官看见拖下来只有11岁的周家小女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可多莫（小孩）花姑娘！可多莫花姑娘！”伸手就把缩成一团的小女孩死死搂住了。这时，躲在里屋床底下的周连仲的老母亲、妻子也被日本兵发现，用刺刀逼了出来。

小儿子被嘻嘻哈哈的日本兵一刺刀挑到了墙角。日本兵看着几个赤手空拳、呆呆伫立的女人，把枪往地上一扔，几个人围住一个，或按倒在床上，或推倒在地上，撕扯着她们的衣裤。极度羞怒的4个女人叫骂着、挣扎着，发疯般地与日兵厮打。年幼无力的小女早被丧心病狂的日军官剥得精光。她被按在地上，两脚不停地蹬踢，不住地惨叫：“爸呀，妈呀，快来啊，快……”

“畜生！畜生！”刚强的周家大女儿在床上拼命地挣扎，一阵嘶哑的叫声冲出了她的喉咙，她正被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吞噬着。骑在她身上喘着粗气的日本兵大打出手，抓住她的脑袋狠命地往床档上来回撞去。大女儿眼里流出了鲜血，剧痛的头就像裂了似的，整个屋子在飞快地旋转。

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一波波轮奸。72岁的周母，39岁的周妻，16岁的大女和周家小女，起先还惊喊呼救，乱搔乱蹬，可她们终究是女人，远非毫无人性的日兵的对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群日本兵一个个带着淫欲的满足，从已经半死和死过去的女人身上站起来跑掉了。少顷，又一伙日本兵窜进巷子，接着一哄而入周宅。见躺在床上、地上的光身女人还有余温，又是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摧残……

周家极目所见都是血，泪水莹莹的大女儿赤裸着身子，仰天躺在床上，披散的乌发遮住了整个脸庞，还在痉挛的大腿无力地在床沿上垂着。躺在桌板上小女已经被奸淫而死，她那尚不丰满的乳房竟被割下塞进当时还未断气的爸爸嘴里。被刺刀捅倒在墙角上的周家小儿，全身血糊糊的，手脚还在痛苦地抽搐，那低微弱小的声音还在呼唤着：“爸爸、妈妈，我痛，我痛……”周妻被日本兵打得鼻青脸肿，头发被揪去了好几缕，被奸污的身躯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只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年迈的周母也未能保住自己贞洁，被日兵轮奸至死，下身竟然塞进一只小孙子穿的木板拖鞋！

在中正路与叠山路交叉的一家小店铺里，几个日本兵嗷嗷乱叫地砸开大门，凶神恶煞般地闯进屋来。一个日本兵发现柜台底下藏着一个小孩，厉声喝道：“可多莫(小孩)，出来！可多莫，快快地出来！”小孩只有十五六岁。他可怜巴巴地爬出柜台站起身来，像一头受惊的小羊羔。日本兵举着枪，刺刀几乎挨到了他的鼻梁。“可多莫，花姑娘的有！”日本兵晃着明晃晃的刺刀，问道。那小孩见日本兵杀气腾腾，吓得不敢哭，也不敢叫唤。整个纤弱的躯体似乎僵住了。“你的哑巴！说话的干活！”日本兵气哼哼地催问。“没有。”小孩不敢正眼望着红了眼睛的日本兵，低垂着头轻轻地回答了一声。

可是没想到，这故意压低嗓门的娇柔女音竟被日本兵听出来了。日本兵兴奋得嘻嘻一笑。他刚发现小孩时就觉得很像女孩。

日本兵发现破绽后，收回枪，嬉皮笑脸地猛扑过去，一把揪住小孩那柳丝般的秀发，另一只手伸向小孩的下身，肆无忌惮地凌辱起来。原来这个小孩正是女扮男装。极度的害羞和愤怒，使她扭动身体挣扎着。

“花姑娘！花姑娘！”揪住女孩的日本兵龇牙咧嘴“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一群日本兵也窜进店铺，团团围了上来，用贪婪的目光盯着被吓得全身发抖、哭不出声的少女。

抱住少女的日本兵不由分说，将女孩往柜台上一推，像剥香蕉皮一样撕开了女孩裹得紧紧的胸衣。可怜的女孩终于发出了声声哀叫：“爸呀，妈呀，快救我，快

救我……”

“她还小啊，小啊。”躲在里间床底下的父母听到女儿的哭叫声，惊得魂飞天外，赶紧从床底爬出来，跪在正要扯女孩裤子的日本兵面前，哀求着：“她还小啊，求求你们别动她呀！”

“巴嘎！”日本兵哪里肯听他们的话，猛地抬起脚，将老两口蹬倒，把女孩强行拖进里间，往床上一甩，撕去了女孩的裤子。另外几个日本兵也随后蜂拥而进，“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

房门外的女孩父母，听到女儿那声声哀呼惨叫，像把把尖刀扎向心头。父亲急得双手捧着头，哆嗦着，扭歪了的脸上流满了泪水。母亲气得紫涨了面皮，喘着气，发着抖，凄惨狂怒地哭骂着：“畜生！畜生！狗吃了你们的心肝，你们不是人养的啊！”

愤怒已极的母亲拼命地捶打房门。忽地，门打开了，一个手里拎着裤头、等不及轮奸的日本兵，拖住女孩母亲的胳膊，按倒在房门内地上，母亲拳打脚蹬。另外几个脱得一丝不挂的日本兵冲了过来，按手的按手，扭腿的扭腿，硬是把女孩母亲的衣服剥得精光。接着，这个40来岁的母亲同样被几个日本兵轮奸。

恨天不塌，恨地不陷。此时门外的父亲听着老伴、爱女的哭喊哀号，心如刀割。一脸的焦躁羞愤，恨不得一头撞死，恨不能有条地缝钻下去。

“老头，你的过来！”奸淫过后的日本兵，打开门，蛮横地招手叫女孩父亲进去。女孩父亲瑟瑟地抖着走过去。日本兵指着床上赤裸着、有气无力痛哭着的女孩，说道：“老头，你的快活快活！”父亲一见日本兵竟强逼他奸淫自己的女儿，惊吓得面色陡变，赶紧跪下叩头乞求：“老总，求求你们，我们是父女，天理不容啊！”日本兵满脸杀气，用刺刀尖指着女孩父亲的脸，不断地晃动着，催促着，毫无人性地威逼着：“女儿的，一样快活快活的，快快地！你的认真干的，假的死拉死拉！”父亲在号哭，妻儿在号哭，只有日本兵在拍手嬉笑。天下竟有这样的人！他们是人么？！

“快走！快快地！”几个日本兵像押送监狱要犯那样，将捕捉到的四五十个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老的已有五六十岁的中国妇女，押往中正大桥北头的日军兵营。官长优先挑走了两个青年妇女，其余的全部关进了一间大房间里，女人们一个个惊恐地缩在墙角里，不敢吭声。

8点来钟，大房间的门忽地打开了，日本兵一下涌进几十个。他们呼呼地喘着粗气，抱住一个，就往地上铺着的破军毡上压。撕碎的衣服扔得满屋子。门外的日本兵还排着长长的队。前面的日本兵还压在女人身上，后面的已迫不及待等在旁边。伤天害理的污辱，无止无境的摧残。这些被抓到日军兵营的妇女，白天要给日本兵洗衣服，黑夜却要饱受日本兵糟蹋。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近10次，年纪较轻、面貌较好的每夜最多被轮奸二三十次。几乎是天一黑就被日兵折腾到第二天天明。

日军兵营里，女人的尖叫和呼喊声日夜不断。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有的被

糟蹋得下半身失去知觉，爬不起来；有的被蹂躏得不省人事，撕裂的下部血流不止。几乎天天都有新捕捉到的女人送进来，天天又有几具被奸死的女尸抬出去扔进赣江。

不幸的妇女各有各的不幸。被掳进日军官长房的妇女，虽然没有遭受日本兵轮奸污辱，但她们却属于官长强奸的“专用战利品”，命运同样悲惨！

有位叫林美琴的姑娘，是外地逃亡来南昌的学生，南昌沦陷时，由于她患病住院没能来得及逃走，就被强占医院的日军士兵把她掳送到了联队长的住处。这天大白天，这个联队长光着身子，正在百般折磨一个面无半点血色、浑身发抖、缩成一团的村姑，忽听门外士兵报告，他仅围了条浴巾作遮羞布，将村姑往墙角一推，立即过去开门。当他看到送来的林姑娘年轻漂亮，便叫士兵把门关上，狞笑着上前一把将姑娘拉到了怀里，气喘吁吁地就要动手脱姑娘的衣服。

“求求你，别动我！求求你，我有病啊！”林姑娘慌忙地苦苦哀求挣扎着。可是，日军这个联队长哪肯放过。“救命啊！救命啊！”林姑娘出于本能，大声叫喊。深陷狼窝的弱女子无论怎样叫喊，又能顶什么用呢？

日军联队长很快地将林姑娘的衣服扒得净光，把她抱起甩上床，全身肌肤都在战栗的林姑娘被奸污了。

慰安妇的恨

日军侵占南昌后，在四处淫掠的同时，还将“奸民队”和“良民队”中的女人挑选出来，充当慰安妇，逐日送进兵营供日军奸淫。

凡12岁以上、40岁以下的中国女人，都属慰安妇征集对象，婚否、美丑不限。这些“慰安妇”的供给者，大半是伪维持会向当地强迫征来，稍有迟慢，日军便要放火烧街、烧村，以此威吓。被征集的女子最少需供日军“慰安”3天始可放回，但需有5人作保随时应召入营，否则保证人及家属全数活埋，伪维持会人员受惩。

日军在近7年中，从南昌究竟征集了多少慰安妇，目前已无确切的资料；但是我们敢说，这类数字敌伪从未统计过，一来他们毕竟是做贼心虚，二来这一切丑恶作为在他们眼里不足挂齿。

这里讲述的是几个慰安妇的悲惨命运——

她叫小英子，丈夫是一家药店的伙计。南昌沦陷那年她21岁，头年10月里过的门，已经怀孕5个月，肚子微微地拱起来了。日军攻进城一个多月后，小英子同丈夫从躲避的乡下搬回城。谁知夫妻俩前脚进屋，汉奸后脚就跟着进了门，鸭公嗓子大声嚷嚷着，震得小屋嗡嗡作响：“皇军命令统统办理良民证，不办的送进宪兵队。”汉奸这一咋呼，把小两口吓住了。没法子，只有哭丧着脸去了，又是照相，又是画押，“良民证”领到了，可小英子却被汉奸填进了“劳军花姑娘”名册上。

厄运终于轮到了小英子。这天下午，负责维持这片地段的汉奸对着名册，领

着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小英子家。一进门，汉奸便恬不知耻地开口道：“你们不必惊慌，皇军辛苦大大的，特请小英子去帮着洗洗衣服做做饭，劳军几天。”汉奸凑前跟小英子丈夫说明：“我们这地段是挨家挨户轮过来的，女人都要去，你们只管放心好了！”“我不去……”小英子躲在灶间哽咽地说。小英子丈夫连忙向日本兵和汉奸赔着笑脸，一个劲地哀求：“大太君、会长，我……我女人有了……身孕，不……方便，求求你们免……免去吧。”

日本兵一听，发火了，“啪”的一声，将背上的枪握在手里。一个日本兵猛地一把，将小英子丈夫推倒在地。另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灶间，将刀尖顶在小英子脖子上。“快快开路！快快开路！”恼怒的日本兵狠狠地催促着小英子。日本兵见小英子只是在原地挪动，又做了个刺杀动作，刀尖在小英子耳边呼地刺了过去。“哎呀！你们也真是，又不是抓去枪毙，不要惹皇军动气么，皇军明明是来请，为什么这点面子也不给？”汉奸在落井下石。小英子害怕极了，不敢哭也不敢叫唤，无助的她收拾了几件衣服，垂着头走出了门。那天下午，一共强逼去了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姐妹。她们被押送到了高架铁丝网、哨兵林立的日军兵营。

晚饭后，这几个姐妹很快被分配给各小队，小英子因在女人中容貌显得出众一些，被留在了中队部。一间不大的黑房子，窗户钉上了木板，里面点盏小马灯，房间里空荡荡的，仅摆了两张像担架式的行军床。

一个接一个地强暴，小英子昏迷了过去。当晚，她被轮奸了二十五六次。天亮时她已失去了知觉，脸色苍白，冷汗淋漓，腹中阵阵剧痛，她流产了，一个不成熟的小生命，血肉模糊地滑在了满是污浊的行军床上！

下沙窝拉板车的老张头，35岁娶了一个寡妇。一年后，老婆给他生了个可爱的女儿。谁知孩子还未满月，老婆却在产后病死了。老张头没有再娶，也没有钱娶。他既当爹又当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硬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了孩子。南昌沦陷那年，女儿刚满12岁，出落得水灵灵的，皮肤嫩得可以捏出水来，小脸蛋也很讨人喜欢，街坊邻舍都说她是个美女坯子，不像穷人家的女孩。老张头每逢人们夸他爱女，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堆起深深的笑纹，望着旁边玩耍的女儿那摆动着的乌黑的小辫子，他的心也在摆动，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老张头还是享受到了平民家平和温馨的天伦之乐。他知足了。然而，厄运一下降临到了老张头的头上，他的心头肉竟被万恶的东洋兵撕碎。

一天下午，老张头外出做工去了，女儿一人在家看小人书，汉奸领着两个日本人闯进门来。狡猾的汉奸一看老张头不在家，眼珠子骨碌碌飞快地转动几下，走到吓呆了的老张头女儿面前，态度随和，笑容满面地说：“哟，你就是老张头的女儿吧，不怕不怕。你爸爸下午在皇军那里做事，晚上不能回来，叫你送件衣服去。”女孩不敢望那两个日本兵，看着这位说中国话的“好心大叔”，竟天真地相信了汉奸的骗人谎话。匆忙地拿了件夹袄，包起自己中午舍不得吃、留给爸爸吃的两块饼子，跟着去了。

老张头的女儿进了兵营，汉奸一下子无影无踪。日本兵把女孩关进了小房间，门“砰”的一声锁上。女孩知道受了骗，拼命地捶着门，凄厉地哭喊着爸爸。

“孩子！孩子！”闻讯飞跑回家的老张头，推门一看，爱女还未看完的小人书整齐地放在饭桌上，那张垫着破棉絮的木椅上还有爱女坐过的余温。老张头号啕大哭，失去爱女如同活活切去他的心肝。“孩子！我的孩子——”老张头发疯似地冲出门，就要去找日军要人。邻居们赶紧七手八脚，把伤心至极、悲愤交集的老张头拉住了。“不能去呀！去了也是白送命啊！”“兄弟，忍住吧，再找人想想办法。”老张头神魂颠倒，像发了一场大病，白天黑夜，不睡不吃，用嘶哑的声音不停地咒骂着，不住地喊叫着女儿的乳名。

一天、两天……苦苦等待的老张头，竟像熬了几年几十年那样漫长，爱女终于回来了，是一位心善行好的人背回来的。女儿脸色苍白，口吐黄水，昏迷不醒。她惨遭摧残的弱小身躯在爸爸怀里抽搐着。突然，她睁大那双黯然无光的眼睛，呆呆地盯着爸爸，苍白的嘴唇微微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右手紧紧地捂着衣服口袋。老张头淌着泪水轻轻掰开了爱女的手，原来口袋里还装着那两块薄薄的饼子。爱女的眼睛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

老张头呜呜地哭出声来，浑浊的泪水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抽咽着自言自语地说：“孩子，去找你妈，去找你妈……”伶仃孤独的老张头抱着软绵绵的女儿，眼泪成串地滴在女儿的脸上、身上，无光的老眼恍恍惚惚地望着女儿……

参考资料：《劫恨——南昌沦陷纪实》，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执笔：张永华、罗政球）